

第11诫

^^第十一诫VV 是一部使人感到疼痛和窒息的小说 ◆ 作者将笔触伸向高雅而神圣的大学校园 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深重的生存危机和荒无绝望灵魂的展示 毫不留情地撕碎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具和人格面具 ◆ 小说对知识分子圈内的学术腐败和堕落图景的揭示是深刻而尖锐的 ◆ 对权力关系和现实关系控制下知识分子灵魂挣扎的关注也是令人心悸的 ◆ 可以说 作家正是通过对具体的知识分子 个人 的审视与批判 完成了对于当下时代病象和现实病象的批判 ◆

黄梵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一诫 / 黄梵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5

ISBN 7-80171-439-3

I. 第...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4529 号

第十一诫

作者: 黄梵

丛书主编: 晓斌

策划: 晓斌

装帧设计: 旺忘望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312 室

邮编: 100007

印刷装订: 北京市林业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4 年 5 月 第 1 版 2004 年 5 月 第一次印刷

开本: 67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10 千字

书号: ISBN7-80171-439-3/I.309

定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言

堕落与挣扎

吴义勤

《第十一诫》是一部使人感到疼痛和窒息的小说。作者将笔触伸向高雅而神圣的大学校园，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深重的生存危机和荒芜绝望灵魂的展示，毫不留情地撕碎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具和人格面具。小说对知识分子圈内的学术腐败和堕落图景的揭示是深刻而尖锐的，对权力关系和现实关系控制下知识分子灵魂挣扎的关注也是令人心悸的。可以说，作家正是通过对具体的知识分子“个人”的审视与批判，完成了对于当下时代病象和现实病象的批判。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整体转轨，大众消费文化通过与权力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合谋”，不断渗透和改变着公众日常生活，并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威。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启蒙主义神话不断坍塌，其社会地位也很快被尴尬地边缘化。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将“知识”的精神价值作为重新挤入主流合唱的物质筹码，以自我扭曲、自甘堕落的方式迎合公众注意力与权力关系，并再次成为新的“时代”宠儿。《第十一诫》正是揭示了这一个令人异常痛心的“历史的瞬间”。

与《围城》相比，新一代知识者在当代面临的精神困境已经不仅是国家民族命运激荡之机对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深刻忧虑，而是被权力笼罩下的自身独立存在价值的危机。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其沦为“知识手

工艺者”。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剥削、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甚至不惜修改数据，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成为了“玩笑”。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时代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另一个港大的慎教授则更是一个沉迷于性欲的官能主义者。最令人痛心的是，作品中唯一有良知的青年助教姜夏，也昧着良心挤入权力网中，为了自己的生存送礼行贿，试图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妥协忍让获取齐教授的青睐，幻想着“在教授这个年纪也成为权威”。在这里，小说揭示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权力不仅控制了知识者的精神追求，使之迅速庸俗化，而且控制了知识者的本能欲望——身体。福科指出：近代社会不像古代由“血”象征着权力，而是变成了对“性”和“身体”的管理。在权力的压抑下，齐教授不仅丧失了“爱”的精神能力，而且失去了对“性”的身体自信。妻子完美的肉体，成为他高傲的外表下一种自惭形秽的恐惧。正像“浮士德”一样，权力的魔鬼赋予了齐教授金钱和荣耀，却剥夺了他的自然本性和身体激情。于是，他只能与一个又老又丑的女摄影师通奸，去复制并加深自我对权力压制的幻觉，体验一种权力控制的满足感。“粗矮臃肿的肉体”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成为权力控制下的畸变的知识分子的隐喻。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权力必然在对立中双向运作。当从属阶层的现实对抗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们便转向“偷换概念”式的意义和快感的生产，通过对主流价值的破坏证明自己的权力社会形式。这种消极反抗，反过来也成为权力控制成功的证明。《第十一诫》中，马厉给系主任送妓女，戏剧化地顶替了姜夏的留校名额，而姜夏也通过投身齐教授，争取到了再次分配的权利。姜夏和马厉为齐教授守灵是一个充满着讽刺的细节。“这是一个

守灵的夜晚，也是两个人靠道德败坏的故事取暖的夜晚。”“深夜守灵”这样一个悲剧情境，却因死者的无耻和生者心不在焉的黄色笑话被蒙上了一层喜剧色彩。正是在对死者老婆的猥亵的性幻想中，他们逃避了沉重的关于死亡的人生主题。对死亡的亵渎，既是对主流价值最绝妙的反讽，同时也是对权力控制下精神沦丧的游戏场景的“戏仿”。

同样，这一消极反抗也体现在姜夏身上，姜夏虽然俯拜在权力的脚下，虽然也走在“堕落之路”上，但内心深处却有着潜在的或本能性的反感、排斥与挣扎，他对学术创新和人生幸福的幻想也还是隐约可见的。齐教授的死，是姜夏的精神转折点。长期生活在齐教授的压制和“阴影”中的姜夏，并没有因此获得主体性的反思，却反而陷入了一场“丧父”的精神失控和自我爆炸中。现实生活中，他因为齐教授猝死这一偶然事件失去了权力的砝码，成为新主任的眼中钉，他向功名利禄奋斗的“时间”停止了，从而也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他无法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命名，无法为现在定位，更无法为自己的将来设立目标。于是，陷入混乱的姜夏成为齐师母的通奸对象。他对师母的迷狂与留恋，不仅是恋母情结的反映，而且还是一种“压抑”的释放，是以精神“弑父”的方式对“自我身份”的一种变态的“证明”。正是在迷狂的幻想中，他顶替了齐教授的“身份”，占有了他的女人和社会地位。当然，在隐喻的意义上，这种近乎“乱伦”的罪感和快感，不仅成为一个寡廉鲜耻的女人的最后的刺激，而且也成了——一个精神坍塌的青年抵抗社会、摆脱人生烦恼的港湾，是“慌不择路”的主人公在溺水时抓住的“救命稻草”，是一面无力而“虚假”的白纸糊成的盾牌。只可惜，在纵欲的现实主义者齐师母这里，姜夏的“幻想和期待”注定是一个破灭的神话。齐师母也许不乏姜夏“幻觉”中的“反抗”，

但她对现实的反抗只停留在“对自己有利”的层面上，一旦姜夏要求和她结婚，这种反抗就形成了对权力关系的挑战，她便不战而退。可以说，当性成为权力工具，“爱”也就成为了一种不可能的反证，姜夏只有通过杀死师母，来实现绝望之后同归于尽的沉沦。

《第十一诫》的语言犀利、幽默，充满着反讽和一针见血的勇气。清醒而无望的负罪感、沉痛的道德伤感和道德义愤、顽强的主体性追问与批判、精神在沉沦与救赎间的挣扎，融合于冷静的分析和细腻的场景展示，从而具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作“十诫”以警戒世人，那“第十一诫”是什么呢？是堕落的反省，还是获救的期望？是对时代与现实的绝望，还是对自我的批判？小说以复杂而深邃的意绪带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目 录

序言 ----- 1

正文 ----- 1

附录： ----- 150
面对自我深处的叙事伦理

姜夏紧跟在教授屁股后面。他的眼睛可能黯淡无光，无暇顾及这片销路不好的楼房。教授就差把他锁在旅店，逼他烧饭、洗衣服，当一回女人了。姜夏知道，作为捏在教授手里的念珠，他不过是较光滑、不扎手的一颗。接连几天，他欠了睡眠，精神恍惚，说话做事不经意有了帝王般的从容，不躁不急。为了纠正教授的口误，他常常要停下来，回想教授刚才说过的话。教授姓齐，也许这个姓氏到他的上辈为止一直很落魄，他必须小心翼翼操着外省口音来谈论，态度不能像他老家那些气派十足的农民。据说齐姓和姜姓同出一辙，事隔很多年，我才找到过硬的书面记载。这两个姓氏都曾经在历史上大出过风头，过了上千年，终于有了类似经度与纬度的区别。

在落满沙尘的街道上，姜夏和教授大概体现着这两个姓氏的最大差别。教授连珠炮的说话语速，让他嫌弃姜夏的笨嘴拙舌。教授大概娶了美艳的妻子后，才真正有了使命感。他是文明循环论者，相信他隐秘的身份可以追溯到上次文明，那时他已经来过地球，是上次文明中的强者，这些强者后来都投胎转世到这次文明。姜夏觉得教授故弄玄虚，相信这些拾人牙慧的玩意儿，不过是教授用来掩饰投机心理的一块遮羞布。不过，他卑微的助教职位，不容许他向教授挑衅，明明是误入歧途，他的脸上还要挂起赞赏的表情。

他打第三个呵欠时，引起了教授的注意。他转身叮嘱姜夏要挺住，挺到他办完下午的这件大事。姜夏只敢把鼻子对着教授的脊背怏怏不乐，他清楚教授给他的奖励，不过是答应让他睡上一觉。他的涂着一道红药水的

手臂还发着炎，那是上午他在靶场绊倒时被碎石子擦伤的。现在，为了教授所说的见面的仪表，他不得不把挽起的袖筒放下来。他忍着袖筒磨擦患处的些许疼痛，指盼熬到教授这把年纪，成为一位空前绝后的大学者。

路上的行人都斜着眼，朝他俩打量。这座小城到处是冻得滑溜溜的斜坡，很少来南方人，他们的南方装束引起了路人的好奇。他暗暗念叨上午在靶场临时编就的保佑词。真的，不是开玩笑，他相信自己能逃过上午一劫，保佑词肯定功不可抹。看见他俩在路上受人瞩目，他心里的怨气渐渐消散了。他像教授牵在身后的一只山羊，磕磕绊绊紧跟着，不知道究竟会被带到哪里？教授好像故意跟他玩游戏，在他认为是终点的地方，教授转身一拐，又向另一条街巷走去。姜夏知道教授嗒嗒嗒的小碎步的全部含义。急促、没有间歇的脚步声，意味教授的精神状况已经滑到平均值以下，接下来他免不了会无缘无故地发火。教授对姜夏的慢手慢脚，开始表现出不满。刚穿过两个街区，教授就故意夸起研究小组里的马厉。那人的眼线极长，终日眯着眼，却擅长从剃须刀片薄的眼缝，察颜观色。只要教授夸马厉，姜夏就有受伤的感觉，弄不清自己又在哪儿犯错，惹恼了教授。

“快，快！可能来不及了。”

教授回头瞥他的脸上，流露出少见的惶恐神色。姜夏马上意识到，他们要去拜见的，一定是上边来的大人物。这几天，教授与姜夏一样，都弄上了大便不通的毛病，嗓子发涩，太阳穴胀得发疼。但教授被大人物的电话一召唤，就兴冲冲地忘了这个折磨人的烦恼。姜夏走在街上，打量着街边的玻璃橱窗，心里执拗地想要找到一种管用的药片。他有点鄙视教授在大人物面前的谦卑相。他时常为研究小组获得的各种奖状、锦旗感到好笑，也许小组成员应该把得到的一半酬金，转寄给那些原始文献的外国作者。他想不通教授为什么不搭车，难道通

过呼吸满是尘土的空气，通过教授一路领先的双人竞走，板结的屎块就肯服服帖帖地滑下吸水的肠道？仅仅几秒钟，教授就不见了。姜夏紧追几步，发现他闪进了一幢不起眼的旧楼房。顺着走廊，他们找到了楼梯口。没想到在看似无人的地方，冒出一个门卫间，里面蹿出一位驼背老汉，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喂，站住，你们找谁？”

姜夏嘴里刚想嘟噜什么，马上尴尬地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教授埋怨地扫了他一眼，只好自己上前应付。

“老师傅，部里来了一位主任，要召见我们。”

“你们有介绍信吗？”

“没有。是那位主任临时通知我们的。”

“没有介绍信可不能进去！”

“我们知道他就住在三楼。”

“住在三楼的人多呢，你随便说说就放你进去，那还不乱套了？”

“老师傅，真的是要紧事，涉及到国家机密。”

“那我更不能放你进去了，我看你在胡说八道。”

教授恼火了，他激动地摸出餐巾纸，擦着淌汗的额头，大声叫道：

“我没空跟你胡说八道！我是教授，告诉你吧，今天如果误了大事，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门卫瞪大了眼睛，“别空说，拿来证据呀。”说实话，教授不擅长同普通人打交道。他摸遍了口袋找名片，偏偏上午他把名片散光了。他打开手提包，发现工作证也在旅店里。结果唯一证明他们身份的，是姜夏随身携带的助教工作证。

“这……这证明了小伙子，还是没有证明你呀。”

“我是他的老师。”

“吹牛，我看不像，你倒像他的乡下亲戚。”

“我没空跟你贫嘴，你快让我上去！”

“不行，得按规定来。小伙子可以上去，你得留在这里。”

“绝对不行，”教授一把将姜夏拉到身后，“那人是召见我的。”

门卫想了想，“当然喽，”他脸上含着意味深长的笑，看着教授的包说，“我可以做点让步，但你得押个东西在我手里。”教授发现门卫在觊觎他的包，更紧地把它攥在手里。

“包可不能给你，里面有机密，再说你也担待不起。”

“那你自己说押什么吧？”门卫打了一个呵欠，显出对这场较量有些厌倦的神情。

“把小伙子押在你这儿，怎么样？”

这个建议倒挺提神，出乎门卫的预料，他看货色似地看着姜夏，开始感到不自在了，“这么说，他……他真是你的老师？”姜夏点点头，他的面色因为缺少睡眠显得苍白，他竭力想收回已经飘远的思绪。门卫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让开身子，让教授上了楼。

平时门卫的工作极枯燥，遇到陌生人不分青红皂白往里闯，他才能找到一点乐子，分享到拥有一点权力的满足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自卑的，从招待所其他人的目光里，他感受不到人情味。别人对他的歧视，是用炫耀优裕生活的方式表露在脸上。他从整个城市生活中学到的，只是买卖关系。他开始醉心于这点权力可能带来的奇迹。睡不着时，他吃下两片安眠药，是为了第二天能精力充沛地拦住一位傲慢的主任或教授，使他能赏花灯一样，赏到市民千奇百怪的谦恭，和乡下人的诚惶诚恐。他发现这桩买卖公平，他买进受到的各种歧视，卖出他可以施于别人的各种刁难。

越野吉普车迎着风，在空旷的沙地上颠簸行驶，车篷里的五个人，不时被颠得东倒西歪。稀稀拉拉的几棵树，愈加衬托出靶场的荒凉。向前行驶了十来公里，车前出现了暖色的庄稼地，简易农舍，已经干枯的水渠。向导起初不吭声，叭嗒叭嗒抽着长杆旱烟，其他人不敢冒失地向他打听什么。后来，向导见到一栋墙面似乎能透光的红砖农舍，忍不住打开了话匣。

他端着旱烟，几乎蹲在座位上，巴嗒巴嗒抽烟的样子，像使唤一只铜喇叭号子。他埋怨这家户主那天过大意。他啧啧赞叹这家媳妇实在漂亮，当地人甚至嫉妒地怀疑，她是户主花钱买来的。这位头发有点微黄的美妇，可能为了摆脱家里的赤贫，任人从西部拐卖到他的手里。户主和其他寻找土地的农民一样，来自人多地少的河南。消息不胫而走，靶场大量闲置的土地，引来了更多的河南人，他们在靶场里面搭农舍，用芦苇杆圈地。靶场当局搞过几次轰轰烈烈的驱赶行动，收效甚微。没几天，那些赶跑的农民，又乘着夜色悄悄回来了。后来，靶场当局想通了，与其让农民在靶场内外东飘西荡，不如让他们定居下来，便于管理。每到打炮的日子，靶场像举行节日庆典一样，派出色彩鲜艳的宣传车，向沿线农户发布打炮的消息，敦促他们赶快离开靶场一会。许多农民是第一次领教炮弹落地的呼啸声，吓得纷纷往水沟里跳，像紧张的刺猬发出嗷嗷的哆嗦声。不过，他们很快习惯了这种声音，不把头顶上乱窜的炮弹当回事了。他们渐渐了解到，除非发生半途掉弹的事故，脑袋被砸的可能性，大概连万分之一都不到。

向导说的那家户主，也许穷怕了，铆足劲儿要种上

最多的麦子。每次见到向导，他都会主动穿过庄稼地，殷勤地递上一支香烟。向导不喜欢户主的滑头，明明是普通牌子的香烟，偏要装在硬壳云烟盒里。为了见到那位出了名的女人，向导愿意一次次地装糊涂。那位女人通常在井台上忙碌，透过稀稀拉拉的庄稼杆末梢，他能看清她样儿秀丽，长发垂到腰际，还有一个迷人的臀部，颈项和露出来的两支手臂格外白嫩，一点不像在农村长大的。

有一天，向导目睹了惨祸的细节。一发沙弹意外地半途掉弹，头朝下坠到这间农舍的房顶。沙弹砸断了五六根瓦梁，最后穿床而过，把午睡中的那位美妇斩成两段，肚里五个月的胎儿，被压进了地里，与土混成黏糊糊的褐色泥酱。这类惨祸每隔几年会发生一次。在这个死气沉沉的靶场，向导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大半辈子，他为此感到格外庆幸，如果运气好，他当然指望继续在劲风、庄稼和荒草的陪伴下，安度余生。受不了时，他就烧香。他说像他这样的向导，每十年就会砸死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他安然无恙，说明拜佛烧香确实起了作用。许多年以来，这个行当一直流传一句自嘲的话：炮弹落到头上，不过碗口大个疤。

3

姜夏没想到事情会糟到这种地步，人站在炮弹出没的地方，还会有什么好的念头呢？可能这辆吉普车就是行刑的警车，他这么去死，与处决又有什么两样？他仿佛看见自己中弹倒地，盼望出人头地的身体，最终被人慢慢地推入火葬厂的炉门。他真想哭，眼里暗暗噙着泪，明白上了教授的当。他知道那些技术蹩脚的同事们，这会一定高兴得要死，不管他们在炮位干什么，都不会战

战兢兢地面临生死危境。在炮位的掩体后面，同事们也许向外吐着唾沫，兴奋地谈着女人，甚至做爱的细节，同时心里巴望他，这个教授的跟屁虫，被一颗炮弹打中。对淫荡的、堕落的快乐，他从没体验过，现在他有些为此心烦意乱。当死亡在前方若隐若现，他还能保持从前的羞愧感吗？他为自己身体的晚熟，感到沮丧、遗憾。在颠簸的车上，他已经不能理解，过去他为什么从不碰女人。当死亡的利剑架到他的脖子上，除了恐惧和遗憾，他还感到了心烧火燎。他觉得向导的那些死亡笑话，沉闷又无趣。他的头抵着帆布车篷，想起了他熟悉的每个女人，不管年纪大的，或年纪轻的，他的身体都会莫名其妙地激动。他注视着窗外荒凉的土丘，仿佛听到了死神沙哑的呼吸声。

突然，吉普车猛地一刹，姜夏被掀了个底朝天，来自厂方的两位小伙子，放肆地望着他哈哈大笑。司机歉意地扭回头对他说，前面有个弹坑。向导自个儿跳下车了。他边用长杆烟斗拍打着长裤上的灰土，边前前后后察看方位，末了他把头伸进车篷说，差不多到了，都下车吧！

脚一接触到松软的沙土，见到周围的遍地弹坑，年轻人个个不知所措。姜夏瞪大眼睛朝天上打量，平时善于思考的脑瓜儿，这会儿不管用了。

“炮弹落地前，我们能不能看见它的轨迹？”

“小伙子，你要害怕就只管跟着咱，别烦什么轨迹了，那纸上的玩意儿，咱可没见过。”

跟姜夏说话像用指尖轻叩瓷瓶的声音不同，向导是个大嗓门，虽然粗鄙又无知，还是引起了姜夏的敬意。向导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弹坑，跳了下去，然后仰头望着坑边的所有人。

“你们说说看，一发沙弹究竟能打出几个弹坑？”

“几个？”姜夏瞪大眼睛，当他发现向导神情坦然，

不像戏弄他们，马上抢先答道，“不明摆着是一个弹坑吗？！”

“是吗？”向导咧开满是牙垢的嘴，得意地笑了。他弯下腰，扒开坑底的浮土，让他们瞧见与坑底相连的一条倾斜的通道。

“正常落弹，的确只有一个弹坑，但如果落角低了，炮弹扎进地里，又会从别的地方窜上来，两个弹坑可以相距好几十米。所以，你们既要提防空中，还要留心脚下。”

“……照你的说法，这发沙弹应该打出三个弹坑才对呀？”姜夏禁不住地反驳道。

“嗨，这回算你说对了！”向导马上伸出大姆指，高声夸奖起姜夏。他的脸上露出赏识的表情，目光暗含着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不论谁想到这个结果，向导都会心有所慰，认为这是人间的最高智慧了。

看完第二个弹坑，身穿咔叽布工作服的向导绷起脸儿，他不觉得大家在荒地上挑三拣四的有什么用。他说每个人相距十米就行。这句话其实有个让人担心的潜台词：只要他们不蠢兮兮地挤成一团，他们最多只会损失一人。当然啦，如果他们信任他的经验，还可以心安理得地聚在他的周围。他神情自若，似乎暗示他与神灵有过三十年的创记录的约定。

4

姜夏感到身体有了飘浮感，他恨不能马上回旅店睡一觉。整个上午他是在逃生的煎熬中度过的。教授把他塞进找弹组时，让他以为那是一个肥缺。教授曾经站在靶场的山脚下，无数次地眺望被风吹出阵阵涟漪的无边的草场。他知道靶场哪儿该呆，哪儿不该呆。他似乎有

意让姜夏重温他过去的精神生活，那种在死亡边上战战兢兢的精神磨难。

教授主持炮弹项目已有两年了，大部分参加研究的人脸皮奇厚，争先恐后扮演小丑角色。经姜夏偷偷查明，大多数人的设计是从国外文献改头换面照搬来的。这些人不认为这有什么错，他们把外出参加实弹试验，当成一次集体狂欢，出差小组庞大得像个到乡下演出的官方剧团。教授昼夜把心思放在公关上，这时候，他能放心依靠的行家只有姜夏一人。大部分人像来参加一场热闹非凡的婚礼，他们在旅店彻夜打牌，下楼吃饭都懒得穿上皮鞋，趿拉着旅店里的塑料拖鞋，叭哒叭哒地在饭厅走动。还有人专寻那些幽秘的小巷，用私房钱答谢按摩小姐的肉体款待。他们当然不会因为按摩小姐长着比他们妻子更富弹性的乳房，便对婚姻的评价一落千丈。他们非常清楚，婚姻是他们在两次肉体冒险之间休息的宁静港湾。

姜夏心里矛盾极了，他发现小组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一种吊儿郎当，无所用心，他帮教授干得越多，得到同事的嘲弄目光也越多。另一种，是对教授怀着宗教般的崇敬，他必须收敛起个性，以便得到教授的重用。教授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奖赏那些敬畏他的人。姜夏发现即使再聪明，他也无法做到两边讨好。他跟在教授后面唯命是从的样子，早已成了部分同事讽刺挖苦的对象。教授虽然尊崇文明循环论，但不认为自己与迷信有什么瓜葛，他相信世间一切都在科学掌握中，包括爱国这件事情。他相信爱国是一种权力，不是别人想象中的义务。一位穷人的爱国，怎么能同一位富人的爱国相提并论呢？他真想告诉中国的老百姓，爱国跟爱父母一样，没有钱全是白搭。爱国就像赌博，是需要下赌注的，真正能下得起大赌注的人少之又少。他至今感谢在小学听到哥白尼轶事时的感受，那个故事后来把他带进了权力的殿堂，

这是没天份的人无法做到的。有人因为爱国，把嗓子都喊哑了，那不过是用皮尺上最小的刻度，丈量自己的爱国力量。对一场有中国队参加的足球赛，教授可以无动于衷，但他深信，他的爱国力量超过整个球场上的中国球迷。

教授在为自己酝酿一个非同寻常的神话：他能同时干许多事情。爱国、研究、酗酒、开会、出国、干女人等等。当然，除了酗酒、干女人等这类小失检点的事情，许多事情都有人帮他干。姜夏辨认出了自己的使命，他在用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天赋，成全教授的神话。教授说，“你应该记住我的话。”姜夏就不敢忘记。姜夏投奔到他的门下时，虽然没举行什么仪式，但他心理上已经是教授的仆人了。教授从此无需亲自干纸上的活，他的脑子成天思考的，是谁缔造了中国？政治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样的女人可以不让男人移情别恋？这类历史、政治、文化的大是大非问题。姜夏从此有了趴在纸上埋头计算的隐居生活。偶尔，一张写满了希腊、英语字母，阿拉伯数字，少量汉字的纸头，会使他产生片刻幻觉。披着长袍的希腊贵妇，戴着摇铃的肚皮舞女郎，身着华服的英国女人，中国皇帝的后宫妃子，仿佛围在他的周围，为看不懂他写的本国字符表达的意思，感到惊恐，格外担忧。每次算出了结果，姜夏就等着教授祝贺，每次姜夏的希望都不会落空。教授非常体贴地认为，结果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繁琐的计算过程不能省略，因为计算结果都在他的学术政治的掌握中。最后，在研究报告上署名时，犹如两人走路，姜夏的名字远远落在教授的后面，中间冷不丁塞进主任、所长等其他不相干的人名，大概这就是教授苦心孤诣的学术政治吧。